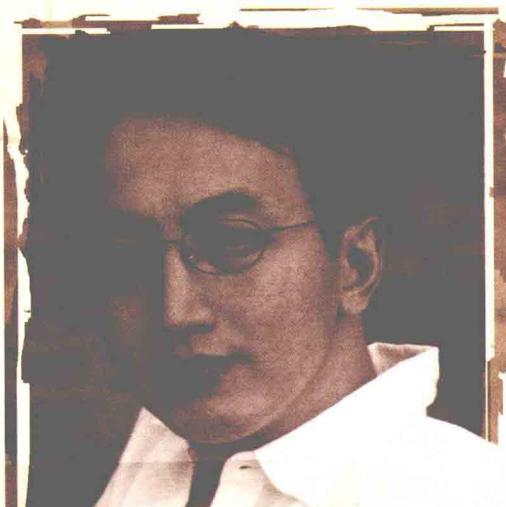


新世纪批评家丛书

主编 徐俊西 王纪人

语言本源的 守卫者

谈瀛洲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新世纪批评家丛书

主 编 徐俊西 王纪人

语言本源的 守卫者

谈瀛洲 著

■ 上海文艺出版社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语言本源的守卫者/谈瀛洲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7

(新世纪批评家丛书·徐俊西,王纪人主编)

ISBN 978-7-5321-4138-8

I . ①语… II . ①谈… III. ①中国文学: 当代文学-文学评论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39045 号

责任编辑：韩 樱

封面设计：周志武

语言本源的守卫者

谈瀛洲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c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lcn.com

新华书店 经销 苏州恒久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50×958 1/16 印张 21.75 插页 2 字数 277,000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4138-8/I · 3189 定价：39.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512-65637737

主 编

徐俊西 王纪人

统 筹

臧建民 杨斌华

项 静 (助理)

“新世纪批评家丛书”总序

“新世纪批评家丛书”是由上海市作家协会主持出版的，编选了 15 位文学批评家在新世纪头十年中撰写并发表的有关文章。

在文学的鼎盛时代，文学批评是与文学创作相辅相成的，如车之双轮，鸟之两翼。没有文学批评，文学的发展肯定是不完善的。好的批评不仅阐释了包括文学经典在内的许多文学作品，而且总结了一个时代的文学经验，甚或揭示了文学发展的某些普遍的规律，从而对创作起了有力的推动和导向作用。对于读者而言，好的文学批评不仅仅是联系作家作品与受众之间的桥梁，还如艾略特所说的，起着纠正读者鉴赏力的作用。

上海的文学批评从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以来，伴随着文学生产力的解放，出现了井喷的局面，从中涌现了一批活跃于文学新潮前沿的批评家，成为推动中国文学创作的一支重要的生力军。进入新世纪以来，虽然有一部分批评家赋闲或转向其他领域，但大部分仍然在各自的专业岗位上从事批评活动，并对当代文学仍予以较多关注。与此同时，一批年轻的批评家脱颖而出，走进了作家和读者的视线，为中国的文学批评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进入本辑的批评家多半来自大学、研究所等机构，从事不同专业的研究，但无一例外地现身于新世纪的文学批评界，与当下的文学保持着紧密或较紧密的联系。从他们的自选集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他们不同的研究领域、知识背景和批评取向呈现的差异。纵览全体，则宏观批评与微观批评、文化批评与文本批评兼而有之，并涉及文学思潮和众多的

文艺现象；分而观之，则于理论、文学史或学术史各有侧重，在中西文论的交汇中寻找剖析文学或文化现象的理论支点。在这些批评文集中极少空谈套话，大多有感而发，有理有据，颇能切中对象的特点或时弊，许多论文不乏真知灼见，有的还具有较高的学术含量和原创性。

由于娱乐至上和快餐文化泛滥等原因，文学的边缘化商业化仍在继续，相应地，文学批评也不很景气，严肃的文学批评领地正日趋萎缩。出版这套丛书，就是为了肯定文学批评家们对批评的努力和对批评价值标准的坚守，展示批评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并以集群的方式发挥其作用。“新世纪批评家丛书”是一个开放的书系，我们希望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有更多批评家的著作能够纳入这套书系。

2011年3月1日

目 录

第一辑 爱与沉默

耶茨与卡佛	3
吴玄：比先锋多一点，比现实主义少一点	11
在上帝保持沉默的时代	14
孙良的画	
——凶猛，荒凉，紧张，艳丽，凄美	20
品特	
——拒绝抽象的作家	26
东西方文化冲突的隐喻	33
采花贼的地图	39
一朵正在凋萎的绿色康乃馨	41
失灵而又没有失灵的爱药	50
新历史主义之新	57
玲珑的象牙球	
——评洛奇的小说《小世界》.....	65
隐喻、转喻和现代性	68
读《哈姆雷特》札记.....	71
读《李尔王》札记	93
读《麦克白》札记	110

第二辑 维多利亚时代的浪漫主义者

被亲吻过的嘴唇	
——罗塞蒂与他的三位模特儿	131

佩特眼中的文艺复兴	140
爬过那粉红色的肌肤	
——法国作家于斯曼的长篇小说《逆天》	144
燕子是他,芦苇是她	
——谈王尔德的童话故事	151
莫雷的《波西传》	156
在花一样的年龄死去	
——比亚兹莱与王尔德	163
儿子眼中的王尔德	173
那充满魅惑力的舞蹈	
——莎乐美形象的重写	176
王尔德“临死发善心”?	185
世纪末的王尔德热	187
花花公子王尔德	190
清谈大师王尔德	192
谨慎的唯美主义者佩特	195
感伤的回顾	197

第三辑 平日的阅读

印度房中书之祖——《欲经》	205
天真而又世故的才具	212
两种类型的莎士比亚电影	215
学会语言的益处	218
在美求学期间的徐志摩	221
75岁的《纽约客》	226
安吉洛装帧的《莎乐美》	229
翻译的难处	232
独立不倚的书评	
——略谈美国的书评报刊	234

萨金特的《上海》	237
被阉割了的《北回归线》	243
语言本源的守卫者	
——郜元宝印象	253
恋物癖者巴尔扎克	259
被高估的昆德拉	268
中产阶级的小熊维尼	274
“简单是文章的最高标准”吗?	282
也谈董桥的散文	285
替李欧梵先生改书名	290
男孩子,女孩子	295
文学与稻粱	297
我看电影《廊桥遗梦》	300
劳丽姐又上了银幕	302
纪实作品能否虚构?	305
几点疑问	307
中国人的民族性	309
丑男人的白日梦	312
穿裘皮衣的维纳斯	314
巴尔扎克的《风月趣谈》	321
诗人之爱	323
萨德失而复现的作品	325
《马拉/萨德》	330
密勒与毁灭	333
奥菲利娅之死	335
译名趣谈	338

第一辑 爱与沉默

耶茨与卡佛

理查德·耶茨(1926—1992)曾被他的同时代人视为“作家的作家”，但他的作品从未畅销过。也许，他的文笔太细腻、精确了，写的又多是普通人的生活，没有当代读者所需要的那么多的刺激与悬念。他的作品技巧纯熟，文笔自然，好像故事本来就应该是那样的，读者往往看不出作家的艰辛劳动。正因为此，他在1992年去世的时候，已是一个过气了的作家，除了他的第一部长篇《革命之路》外，普通读者已经没有多少还知道他的其他作品。

但是，文学史对作家毕竟还是公平的。那些浪得虚名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在他们死后很快就为读者所忘怀；而那些作品真正有价值的作家，尽管他们在世的时候可能穷愁潦倒，但在死后却会享有长久的声名。

2001年，在耶茨去世已有九年之后，《理查德·耶茨短篇小说集》出版了。在这个短篇小说集销路不景气的时代，这本书居然在美国成为一本全国畅销书。

2004年，布雷克·贝里(Blake Bailey)又发表了他的耶茨传记《悲剧性的诚实：理查德·耶茨的生平与作品》。这部书，让我们看到了耶茨的生活与他的作品之间的紧密联系。

二

耶茨的父亲曾怀有成为一名男高音的抱负,最终却只成为一名推销员;他酗酒的母亲梦想成为一名雕塑家,在他两岁的时候,就为追求“艺术的自由”,跟他的父亲离了婚。耶茨是拿穷学生的奖学金上预备学校的,却在1944年一毕业就被征了兵,在这以后就一直没机会上大学。

在他的许多篇小说里,耶茨都用到了他的军旅生活经验。比如在“乔迪撞大运”(《十一种孤独》,上海:译文,2010)这个短篇里,他就描写了一位“瑞斯军士”,他对那批受训的新兵要求严格,纪律严明,自己业务水平也非常出色。但是,他却得不到新兵们的爱戴:“钦佩卓越容易,喜爱却难,而瑞斯还拒绝让自己讨人喜欢。这是他唯一的缺点,却是个大缺点,因为光有敬佩没有爱,敬佩之情难以持久——至少,在多愁善感的青少年脑袋里是如此。”(第51页)因为不善于溜须拍马,瑞斯也不讨上级喜欢,最终他被从自己最喜欢的岗位上调走了。

新来的军士鲁比告诉新兵们:军队和别的地方,没有什么不同,阿谀奉承才是往上爬的关键。这些新兵们感觉在这位新军士的领导下,他们已不怎么像个军人。但是,“谁他妈的想当个军人?”(第60页)

这位优秀的瑞斯军士,生活在他的孤独之中。也许他喜欢那些新兵们,可他无法传达他对他们的爱。他们也曾想爱过他或同情过他,但都给他粗暴地拒绝了。所以,对瑞斯军士的走,他们只感到解脱。

耶茨的人物总是受困于自己的孤独之中,无法自拔。

三

参了军的耶茨被派到德国战场。尽管他患过肺炎,为了证明自

己他却自告奋勇当了传令兵,这使他的肺受到了进一步的伤害。

战后耶茨在合众国际社做过一段时间的加工改写编辑,1947年还在哥伦比亚大学读过写作课程的夜校。1948年,在他只有二十二岁的时候,耶茨就与希拉·布莱恩特(Sheila Bryant)结婚,并育有二女。1950年他患上了肺结核,在退伍军人医院里疗养了很长一段时间。

在住院期间,耶茨阅读了大量英美文学作品,尤其是他最喜爱的作家菲茨杰拉德的作品。疗养期间也是他自学写作的阶段。

他的短篇《一点也不痛》(《十一种孤独》),就是一篇以结核病院为背景的小说。小说的女主人公麦拉的丈夫因结核病长期住院治疗。四年过去了,麦拉在外面也有了情人。“没人责备她(毕竟,她跟寡妇也没什么两样)。”每个星期天,她都到病院去探访她的丈夫。她看到他受病魔折磨的可怕模样:“当他弯下腰凑过来对火时,黄色病服的领口敞开了,她看到他的胸脯,瘦的令人难以置信,肋骨被取掉的那边都凹进去了,看得到上次动手术后刚刚愈合的伤疤,难看极了。”

但是,麦拉与她丈夫之间已不再有真正的交流。她丈夫迫不及待地想看她带来的医学杂志,最终她也看起了杂志——夫妻两人,都生活在各自的孤独之中。

四

生活中的耶茨,与他小说中的人物一样孤独与不幸——他嗜酒成瘾,尽管肺不好,一天还要抽四包烟。他还有躁狂与抑郁交替的精神症状,烟、酒更加重了他的病情。1961年他与希拉的婚姻终于破裂,希拉获得了两个女儿的监护权。

也是在这一年,他的第一部长篇《革命之路》出版,赢得了许多作家的好评。这部小说写了一对居住于郊区的年轻中产阶级夫妇的艺术之梦的破灭。威廉·斯蒂伦曾写道,“这是一部技巧纯熟的、

反讽的、优美的小说，应该成为一部经典。”

受到这部长篇小说的成功鼓舞，出版公司又在 1962 年推出了耶茨的短篇小说集《十一种孤独》上海译文出版社已在今年推出了此书的译本。

在《南瓜灯博士》——这部小说集里的第一篇里面，来自纽约，“一直处于某种孤儿状态”的男孩文森特转学到一所中产阶级子女就读的学校，受到同学的鄙视与排斥。老师普赖斯小姐对他心怀善意，一心想让他尽快为同学所接受，但她的努力不仅无益，反而帮了他的倒忙。他的孤独，使得他处于一种无法被帮助的境地中。

耶茨在 1964 年到 1971 年期间在爱荷华大学的写作班教书。1968 年他第二次结婚，妻子名叫玛莎·斯皮尔（Martha Speer），他与她又生了一个女儿。可是，因为他的酗酒与精神状态不稳定，1976 年他的第二场婚姻又结束了。

晚年的耶茨生活在贫困中，但他还是在不断地写作——终其一生他一共写了七部长篇，两部短篇小说集。

1992 年他在亚拉巴马大学做访问作家的时候，死于当地的一家退伍军人病院。

耶茨善于描写小人物，和他们所遭受的挫折与内心感受到的绝望。在这一点上他与卡佛相同。他们之间的不同在于写作风格上：耶茨的作品具有更丰富的细节，描述更为丰满，他的叙事，也具有现实主义的传统所要求的各种要素。

五

耶茨出生于贫困的中产阶级家庭，而卡佛的家庭背景却完全是蓝领工人阶级。

卡佛 1938 年出生于美国西北部的俄勒冈州一个名叫克拉斯坎尼的小镇上。那里地广人稀，经济以农、林、畜牧业为主，既没有什么文化氛围，也没有什么精致的文化传统。他在小说里常写到的钓

鱼(《小木屋》,见本期《外国文艺》;《第三件毁了我父亲的事》,《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南京:译林,2010),打猎(《平静》,《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也是他童年时代在俄勒冈常做的事。

卡佛比耶茨要小十二岁。可以说,在卡佛的家庭背景和早年的生活环境中,没有任何可以使他成为一名作家的地方——他之所以成为一名小说家,完全是出于一种内心的召唤。

卡佛的父亲是一个酗酒的锯木厂工人,母亲做过女侍与售货员。他所熟悉的生活,也主要是蓝领圈子里面的人们的生活。所以,他的人物没有多少复杂的情感与思想,即便他笔下的白领人物也是如此——比如《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南京:译林,2010)里面的梅尔。他虽然是个在美国收入极高的心脏外科医生,但并没有多少文化,如他自己所说,“我只是个修理工。我在里面乱整一气,把东西修修好。”(第166页)

所以说,这一点其实是卡佛的一个局限,但我们把它理解为了卡佛的一个长处,或者说,卡佛把他的局限发展为了他的一个长处。

卡佛早年的生,也完全遵循的是蓝领阶级生活的轨迹——18岁他高中毕业,就开始在父亲的锯木厂中工作;19岁就和当时只有16岁的玛丽安·伯克(Maryann Burk)结婚;20岁的时候,卡佛就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为了负担家庭的开销,他做过看门人、锯木厂工人、送货员等等没有多少技术含量的蓝领工作。

在《告诉女人们我们出去一趟》(《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这个短篇里,卡佛就写了这样的两个蓝领阶级的青年,他们没有什么文化,也没有什么思想——其中的杰瑞在超市工作,在22岁时就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而且妻子肚子里又怀上了一个。因为生活的压力,他“看上去比22岁要老多了”(第70页)。正是这种生活上累积起来的压力,导致了他后来那突发的、无谓的暴力行为。

六

青年时代的卡佛痛感自己缺乏教育，在1958年搬到加利福尼亚居住以后，就求学于奇科州立学院(Chico State College)，并幸运地在那里的创作班上遇到了一位对他的一生发生重大影响的老师——约翰·加德纳。

卡佛在他后来为加德纳的《论成为一名小说家》一书所写的序言中回忆，当时的加德纳也还是一位尚未出版任何作品的作家，但他已完成了许多部小说，这些小说的手稿被整整齐齐地放在一个个纸盒子里面。

加德纳所教授的，是现实主义的、从亚里士多德开始的西方的叙事传统，也即一个故事必须有开头、中间、结尾，也就是说，作家叙述一个事件，要写它的起因、发展与结局。在写故事的时候，要有情感的高潮、低谷、平台，要有结局、收场或冲突的解决。

卡佛承认，他对这些并不感兴趣。他从加德纳那里真正学到的，是所谓“小说的道德”：“如果语言和感情是不诚实的话，如果作者是在做作，如果他是在写他并不真正关心或者相信的东西的话，那么也没人会关心他的作品。”(Foreword, p. xvii. *On Becoming a Novelist*, by John Gardner. Cambridge: Harper & Row, 1983.)

当然，所谓诚实，并不是说作家不需要想象，而是说作家的作品必须出于他的真情实感，必须与他对这个世界的真正见解有关。

耶茨也对他发生过一些影响。他曾与耶茨在波士顿见过面，事后他在给耶茨的信中写道，“我想再次告诉你，跟你见面，能跟你相处几个小时，让我有多么高兴。我第一次阅读《革命之路》的时候，对你就钦佩得五体投地，你一直是我崇拜的人之一。”